

「我們在此立誓——必會在明天日出前剷除惡徒！」

格雷曼子爵領，達斯卡半島。

晨光照亮墓園，卡斯帕爾站在英雄之墓前，舉高祭奠用酒。

「以生命捍衛家園的勇士，我的戰友、我的兄弟！請你們安心休息吧！」
卡斯帕爾高聲宣誓完畢，將酒液倒進墓前翻新不久的土壤裡。

「謝謝你們。」

艾黛爾賈特帶頭鞠躬，黑鷲游擊軍一行人向為國捐軀的英雄致上敬意。

隨後，黑鷲游擊軍前往魔道士據點——一座建在地下的古老堡壘。

從入口往下的石梯狹窄又破舊，處處都是崩壞痕跡。

由貝雷絲領隊，菲爾迪南特緊跟著她，以長槍挑高提燈照明，而艾黛爾賈特負責殿後。

「這裡是隱藏的歷史遺蹟嗎？」

「嗯，地圖上沒有。」

林哈爾特回答卡斯帕爾後，托顎思考。

「不過，牆上這些壁畫，好像在哪裡看過……」

經他一提，多洛緹雅仔細審視斑駁脫落的壁畫。

「看起來很古老，至少經歷了幾百年吧？」

「我認為，這裡是阿加爾塔人兩千年前的據點。」

隊伍最後方的艾黛爾賈特緩緩出聲。

「一部份的阿加爾塔文明在此誕生。」

「啊、原來如此——」

林哈爾特恍然大悟。

「這裡是他們書上寫的『守望堡壘』！」

「什麼？」卡斯帕爾滿頭霧水。

「賽羅司之書中也有寫到，『邪惡從北方來臨』——阿加爾塔人遷移到香巴拉前，主要在芙朵拉北方活動，這座『守望堡壘』就是他們的據點。」

「兩千年前，連帝國都還不存在的時候嗎？真是古老到難以想像啊。」

菲爾迪南特瞬間感受到自己在歷史中的渺小。

「呃，林哈爾特，你一口氣倒出這麼多情報……」

卡斯帕爾茫然片刻，困擾地撓了撓後腦勺。

「我到底必須知道哪些啊？」

「那些魔道士只能在這座堡壘重繪魔陣，沒有其他選擇了。」

林哈爾特摘出重點後，卡斯帕爾以拳擊掌。

「懂了！所以我們以後不用怕他們重蹈覆轍，對吧？」

「不不，卡斯帕爾，應該說『東山再起』或『卷土重來』吧……」

「呵呵呵，阿林同學，你終於也忍不住糾正卡斯帕爾的用詞了吧？」

「唉……」

林哈爾特按著太陽穴，搖了搖頭。

「什麼啊？你們怎麼好像在討論讓人頭痛的學生一樣？我的老師可就在前面喔！」

「她一樣是我的老師啊。」

「也是我的老師喲——」

「是我的。」

艾黛爾賈特小聲加入爭奪，以為不會被發現，其他三人卻瞬間安靜下來。

「對！是妳的！」卡斯帕爾握拳力挺。

「沒打算跟妳搶喔。」林哈爾特舉手投降。

「小艾黛爾，佔有欲真重呢。」多洛緹雅掩嘴偷笑。

「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在調侃中望向隊伍最前方，可惜貝雷絲並沒有在聽他們說話。

一行人抵達下層，走出石梯後，視野霎時變得明亮寬闊。

這個廣場可以讓五支大隊——六百個士兵同時訓練了！

卡斯帕爾看過偵察報告，但親眼目睹實景仍倍受震撼。

林哈爾特搶先一步捂住他準備驚呼的嘴巴。

「別製造迴音啊。」

「不用擔心，海弗林格卿。」

修伯特環顧廣場，陰沉笑道。

「他們設下了靜音結界。」

「就算設下了結界，聲音傳不出去，堡壘內部的人還是能聽到吧？」

「不，在結界作用下——」

修伯特邊說邊往前走，走到第六步時，他停下腳步，緩緩轉身。

林哈爾特看見他在說話，卻聽不到聲音，馬上明白他的意思，往前一步。

「聲音傳遞的範圍，只在五步內。」

修伯特結束示範，朝大家鞠了一躬。

「設這種結界，不是弊大於利嗎？」

菲爾迪南特面露不解。

「他們也聽不見有人入侵啊。」

「呵呵，也許只有入侵者聽不見聲音喔。」

聽修伯特這麼說，艾黛爾賈特想起一件往事，深深看了貝雷絲一眼。

「？」貝雷絲不明白她為何這樣看自己。

「……」艾黛爾賈特賭氣似地撇開了臉。

貝雷絲有點緊張，主動牽住她的手，卻見艾黛爾賈特回過頭，無奈一笑。

她什麼也沒說，只溫柔地摸了摸貝雷絲的臉。

多洛緹雅在後面看得很羨慕，伸手輕碰跟精靈島女王同款的耳墜。

「小貝爾，我跟妳說，我現在好想回家哦。」

「咦？可是都快到最後關卡了，再加油一下吧！」

「咦？」

「讓我們同舟共濟，邁向勝利——！」

「妳、妳變得這麼開朗，我不習慣……」

「是嗎？不過……噫！」

貝爾娜提塔說到一半，猛地按倒多洛緹雅，箭筒中的羽箭也掉落一地。黑色咒刃撲了個空，迴旋一圈，再度咬向坐倒在地的兩人。

叮！

艾黛爾賈特揮斧擋開咒刃，以為是無形之物，卻在敲擊瞬間發出清響。

多洛緹雅許久沒有面臨生死關頭，這時手腳有點發軟。

「聽不見五步以外的聲音……這就是他們陣亡的原因嗎？」

「**暗黑衝擊** T……」

無數闇紫色魔刃飛過她眼前，轟裂廣場東側的一面石牆，曝光了躲在牆後的敵人。

「呵呵，果然都聚在一起，也只敢在把握萬全時出手啊。」

修伯特將備用箭筒扔給貝爾娜提塔，她立刻抽出一箭，滿弦射出。

放出咒刃偷襲的魔道士被射穿額頭倒下，另外七人隨即起身反擊。

三名戰士跟菲爾迪南特與卡斯帕爾對峙，四名魔道士則對上艾黛爾賈特和貝雷絲。

修伯特達成引誘敵人出手以曝光其位置的目的，凝聚魔力在手中，轉頭說道。

「貝爾娜提塔，瞄準我的記號射箭。」

「好的！」

「**多拉**△——」

修伯特掌中連續放出闇紫色魔法球，貝爾娜提塔一一射碎他轟裂的石頭。

當她第八次準確命中目標之後，靜音結界徹底瓦解了。

「多洛緹雅小姐，妳還好嗎？」

貝爾娜提塔回頭關心多洛緹雅，後者回過神，對她一笑。

「妳真的變了好多呢，小貝爾。」

黑色咒刃高速旋轉，鋒利鋸齒閃著嗜血冷光。

「老師，一人對付兩個。」

「嗯。」

貝雷絲迅速斬殺兩名魔道士，打下眼前可見的所有咒刃。

但耳邊仍然響著風聲……

順著風聲回頭一看，艾黛爾賈特正在追擊最後一名魔道士。

那道風猛地加速咬向艾黛爾賈特，貝雷絲不加思索地往她背後一撲——

嗤！

隱形咒刃撕裂披風，咬上貝雷絲後背，被一股同樣看不見的力量擋下。

艾黛爾賈特揮斧擊倒魔道士，風聲剎那間消失無蹤，她立即回頭扶住貝雷絲。

「林哈爾特！」

「遠程聖療——」

林哈爾特扔出治癒術後，卡斯帕爾一拳擊飛身前的重甲戰士。

菲爾迪南特緊接著拔出刺穿劍士胸口的長槍，轉頭吼道。

「多洛緹雅！」

他一次對付兩個敵人，不小心讓身手敏捷的弓手逃了。

「——隕石！」

多洛緹雅放出大招，遠距離轟殺了跑到樓梯口的弓手。

「抱歉，為了大家，不能留你活口。」

「呼，沒有其他敵人的吧？」

菲爾迪南特看了一眼正在檢查貝雷絲傷口的艾黛爾賈特。

「接下來只需破壞魔陣，前面就是祭壇房間。」

修伯特說完，林哈爾特打了個哈欠。

「……晚點得找人來搜集樣品。」

「好，走吧！」

菲爾迪南特握著長槍，一馬當先地作為肉盾走在前面。

「解咒道具沒有效果。」

艾黛爾賈特緊蹙眉頭，望著貝雷絲止血後蒙著灰黑怪霧的傷口。

「只能出去再處理了，請老師先忍耐一下。」

「嗯，沒關係。」

聽出她的自責，貝雷絲轉身想摸摸她的頭，手一伸出便被她主動握緊了。

艾黛爾賈特低下頭，憐惜地親了親貝雷絲的指尖，一句話都沒有說。

「貝、貝爾……幸不辱命……」

這時，貝爾娜提塔清點完屍體，一臉崩潰地回來了。

「嗯，我們跟上隊伍吧。」

在貝雷絲指示下，艾黛爾賈特面無表情地拿起魔斧艾姆魯。

祭壇房間前，巨大魔道兵器泰塔尼斯擋在門口，一行人無法輕易進入。

「唉，我就在想好像沒看到它……」林哈爾特扶住額頭。

「總之，打就對了！」

卡斯帕爾剛握拳踏出腳步，一道紅影迅速逼近泰塔尼斯。

「狂嵐！」

艾黛爾賈特使出武技後，換上勇者之斧，泰塔尼斯在怒濤般的四連擊下動彈不得。

貝雷絲抓緊時機進入祭壇房間，貝爾娜提塔、林哈爾特、多洛緹雅和修伯特也緊隨在後。

卡斯帕爾和菲爾迪南特打算協助艾黛爾賈特，不過一直找不到時機出手。

「喂，菲爾迪南特，你看見了嗎？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艾黛爾賈特……是不是出手了好幾次？」

「喔，是啊！」

「為什麼沒人『跳舞』，她還能再次行動啊？」

「哈哈，你會這麼問，表示你沒見過艾黛爾賈特動怒吧？」

「動怒？她在生氣嗎？可是她表情很平淡啊，出手也很冷靜。」

「這就是艾黛爾賈特動怒時的表現。」

砰！

泰塔尼斯轟然解體，艾黛爾賈特收起斧頭，回頭瞥了一眼看戲的兩人。

卡斯帕爾和菲爾迪南特瞬間立正站好，齊齊朝她敬上軍禮。

「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邊無言地走進祭壇房間，邊考慮解咒人選。

最後，她決定找雅妮特幫忙。

一行人順利破壞魔陣後，她立刻寫信給跟雅妮特交情最好的梅爾賽德司。

如艾黛爾賈特所料，後來雅妮特配製的藥浴相當有效。

只是，解咒過程中，她跟貝雷絲發生了……令人害羞的意外。

帝都安巴爾。

午後，皇城寢宮內，艾黛爾賈特舒服地躺在貝雷絲腿上。

「還不想起床嗎？」

貝雷絲邊問邊輕撫艾黛爾賈特的頭髮，她很難得會在午間小憩後賴床。

倒是經常在早上起床時撒嬌，不親她一下就不起來。

「嗯……」

嚴格來說，艾黛爾賈特是賴在貝雷絲腿上不想起來。

「老師，如果妳親我一下的話——」

聽到熟悉的要求，貝雷絲立刻低頭親她。

「我就不能來了。」

「！」

「呵呵，開玩笑的。」

艾黛爾賈特輕笑著坐起身，隨手將長髮往後一梳。

「為了以後的懶洋洋生活，現在可不能懶洋洋呢。」

貝雷絲從後方摟住她，親吻她的後腦勺。

「妳好了不起，艾爾。」

「真是的，又用誇獎小孩的方式……以前在士官學校也是，每次只要我考滿分，妳都會在考卷上畫一個笑臉給我，不然就是摸我的頭、送我各式各樣的花跟禮物，連莉絲緹亞都懷疑妳特別寵我了，老師，妳有意識到我跟妳只差三歲嗎？」

艾黛爾賈特撫上她手背，假意埋怨，臉上卻洋溢著笑容。

「我知道，但我就是……想要寵妳。」

貝雷絲吻著她耳畔，感覺怎麼疼愛她都不夠。

「我想看妳開心的樣子。還沒意識到原因前，我就很喜歡妳的笑容了。」

「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緩緩轉過身，扣住貝雷絲的雙手，將她押倒在床上。

「老師……我曾經趁妳熟睡時，偷偷牽著妳的手。」

兩人十指相扣，艾黛爾賈特滿足地笑著，低頭親了親貝雷絲的額頭。

「也曾經像這樣偷親，妳碰過的披肩。」

溫柔的唇，順著貝雷絲臉頰眷戀地往下滑。

「我喜歡妳——我的優秀表現是刻意在討妳歡心。妳的笑容彌足珍貴，我每次看到都覺得自己幸運，又忍不住希望自己更幸運，如果能讓妳對我也冇那麼一點喜歡，我就……」

話音未落，貝雷絲深深地吻住了她。

在令人陶醉的熱吻中要保持思考很不容易，艾黛爾賈特十次中會失敗十次。

她就這麼迷迷糊糊地跟貝雷絲交換氣息，盡情承受了彷彿沒有止盡的愛意。

下午，在軍議廳準時展開的常會中，有這麼一則紀錄。

當軍務卿舉手詢問皇帝陛下，為何午後能如此神采奕奕、毫無睏倦之意，而皇帝正經回答是因為睡了一頓好覺時，不知為何，一旁的主帥忽然滿臉通紅，匆匆掩面離席。

——此為當前皇城內最熱的議題。